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苦儿流浪记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

主编：刘以林

苦儿流浪记

著者：〔法〕耶克特·马洛

译编：鲁 榑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耶克特·马洛(1830~1907),法国作家。《苦儿流浪记》是其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。这部小说在刚出版时,就极为轰动,深受少年读者欢迎固然不用说,就是家长和老师也都竞相阅读。这部小说,不但故事情节有趣动人,而且又能净化人们的灵魂,激励人们的意志,所以获得了法国教育部颁发的文学奖。

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卢米,被养父卖给江湖艺人后,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的经历。在这段流浪的生活中,发生了许多可怕、可悲和值得高兴的事。他曾在漫天风雪的森林中受到野狼的袭击,也曾在矿坑里遇到洪水的侵袭。不管环境如何困难,他始终抱着一颗坚韧、纯洁的心,克服一切艰难险阻,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,找到了幸福。

这部小说故事生动有趣,情节跌宕起伏复杂,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。

爸爸受伤了

“卢——米！卢——米！”

妈妈慌慌张张的叫喊声，从厨房里传了过来。这次的声音和平时完全不同，好像有满肚子的心事似的。

卢米正在屋后喂母牛卢雪吃草，听见妈妈的喊叫声，便急急忙忙地跑到厨房去。推开门一看，他不觉愣住了。因为那个经常从巴黎带回来爸爸的消息的伯伯，正坐在暖炉前面。站在他跟前的妈妈，脸上没有丝毫血色。

“妈妈，什么事？”卢米诧异地问。

“哦，卢米，糟啦！你爸爸在巴黎受伤了！”

卢米的父亲名叫詹龙·巴布联，是一个石匠，一直住在法国一个叫夏巴龙的小村上。因为在村子里不容易谋生，所以，当卢米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巴黎去做工了。

今年卢米已经八岁了，父亲却连一次也没有回来过，只是有时候托邻村的伯伯带回一些钱，或一些信息而已。因此，卢米对父亲一点儿印象也没有，可是，他在心里却很想念父亲。

想不到，他日夜渴望见到的爸爸，竟在巴黎受伤了！

卢米一想到这里，就禁不住眼泪直流。妈妈紧紧抱住他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不要担心，爸爸的伤不久就会好的。”

“你妈说得很对，卢米。你爸爸虽然受伤了，但并不怎么严重，所以，你不必太担心。耐心地等两三个月，你爸爸就可以回家来了。”邻村的伯伯说。

“还要等两三个月呀？干嘛要这么久？”妈妈直瞪着眼睛问。

“伤养好了，还得打官司呀！”

“打官司？打什么官司？”妈妈问。

“詹龙是在做工的时候，被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给砸伤的，照理公司应该付给他一笔赔偿费，但是，他们公司的老板不愿意给，所以，我就叫詹龙到法院去控告他们。”

“打官司不是要花很多钱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当然要花一笔钱。可是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官司打赢了，那么，詹龙下半辈子就不必再为生活发愁了！巴布联太太，詹龙要我好好转告你一声，请你暂时忍耐一下，尽量想办法寄钱给他。”

邻村伯伯把话说完，就走了。

卢米他们是一个穷苦的农家，常常都要为隔

宿的食粮伤脑筋，现在，又要他们凑钱寄到巴黎去，谈何容易呀！可是，卢米的妈妈还是想尽了办法，凑足了一笔钱给爸爸寄去。爸爸的回信来了，说：

“只寄这么一点儿钱来，怎么够用呢？当家具卖衣服也好，总得尽量想办法寄钱来呀！如果没有家具或衣服可典当，就索性把母牛卖掉算了！”

卖掉母牛？那怎么可以呢？如果母牛没有了，今后他们家不但不能耕田，而且也得不到牛奶和奶油了。何况母牛在家里已经这么久了，卢米和妈妈都把它当做家庭的一员看待，怎么忍心把它卖掉呢？这件事情真使卢米和妈妈感到为难。可是最后，妈妈还是认为爸爸的事情要紧，所以，就听从了爸爸的话，决定把母牛卖了。

没隔几天，牛贩子来了，从头到尾把母牛看了一下后，失望地说：

“这头牛太瘦了，我买下来一定会赔本的。不过，你这位太太倒很和气，我就看在人的面上，帮你一下忙，把它买下来吧！”

可是，当牛贩子付了钱，要牵母牛走出牛舍的时候，母牛的四条腿像生了根一样，一动也不动，而且，还不住发出悲鸣。

卢米听到这悲叫声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牛贩子看到母牛一步也不肯走，心里很生气，就找来一根棍子，递给卢米说：

“我看这畜生不揍是不走的。来，你拿这根棍子去揍它的屁股，它就会走了。”

但是，卢米怎么忍心去揍它呢？正在踌躇的时候，妈妈说：

“别揍它，我来跟它说说看。”

妈妈这么说着，便走到母牛身边去，很和气地跟卢米说了一会儿话。卢米好像听懂了似的，就步履蹒跚着跟牛贩子走了。

没有母牛，就没有了牛奶，也没有奶油和乳酪，卢米和妈妈的日子越来越清苦起来。

身世

卖掉母牛后的四五天，就是狂欢节。

这天黄昏时分，卢米从田里回来，竟意外地发现餐桌上堆放着一包面粉，旁边的篮子里还有一大瓶牛奶、一些鸡蛋和奶油呢！

妈妈告诉卢米，这是为了过狂欢节向邻居借的。

于是，妈妈和卢米两个人，就开始忙起来了，

转瞬间，满屋子充满了一股香味。

这时候，就听到“咕咚”一声，有人推门进来了。

卢米转过头来一看，见是一个浑身汗污、年纪约有五十岁左右的陌生男子。

“哦！詹龙，你回来了！”妈妈转过头来，惊喜地叫道。

卢米听说这个男人就是爸爸，情不自禁地扑上去搂抱住他。没想到，那男人举起他手里的大手杖推开他说：

“这小鬼是谁？不就是从前那个累赘吗？”然后，他转过脸对妈妈说：

“喂，我再三地吩咐你，为什么没把他送到孤儿院去？”

詹龙拄着手杖，逼近卢米，卢米吓得直往后退。站在眼前的这位脾气暴躁、面目可憎的男子，看来更像个恶煞，哪里是他心中亲爱的爸爸呀！卢米伤心极了。

卢米没吃晚饭，就被爸爸赶到寝室去了。他盖上被子，不断地流眼泪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朦胧中，卢米听到妈妈的声音：

“你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输了！”

“输了?”

“官司打输,领不到赔偿费,回家来又有一个累赘!我问你,为什么不听我的话,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呢?”

“送到孤儿院,那太可怜了!”

“他又不是你亲生的,有什么好可怜的?你要知道,他是个孤儿啊!”

“话是不错。可是,这么多年来,我亲手把他抚养大,叫我怎么忍心把他送到孤儿院去呢?”

詹龙很失望地说:“本来,我还以为他的亲生父母会拿钱把他接回去的,结果是做白日梦!他的亲生父母想必是死掉了!早知道如此,那时就不应该把他捡回来,真是白费心机!”

他们的话说到这儿断了。卢米躺在床上,屏住气息,心跳得很厉害。

“孤儿,原来我是孤儿!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?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丢掉呢?”卢米知道了自己的悲惨身世,眼前立刻感到一片黑暗。

噩梦,整个晚上都困扰着他。

奇怪的老公公

“喂，小鬼，戴上帽子跟我来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詹龙这样开口叫卢米。

卢米当时吓了一跳，担心詹龙把他送到孤儿院去，转头看了看妈妈，妈妈却用眼睛对他示意，好像是说：“不用怕，安心去吧。”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跟着詹龙走了。

卢米胆战心惊地跟着詹龙到了村庄里最热闹的一条街上，那里有一家圣母院酒店。

卢米在酒店里发现一个服装奇异的老公公坐在角落里。

老公公头上戴着一顶上面插着一根红色羽毛的帽子，帽子下面有一撮蓬松的白胡子，身上穿着一件羊皮衣，腿上绑着有红十字缎带的绑腿。他的脚边躺了三只狗，其中有一只全身的毛色是纯白的，头上还戴了一顶旧的警员帽子，非常引人注意。

当卢米好奇地打量着老公公时，詹龙已在桌子那一边和酒店老板攀谈起来。

卢米听到詹龙说为了他这个累赘要到村公所

去办理领养证，并要求村公所每月发给他一笔补助费。

卢米听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想必是母亲劝导詹龙有了效果，才没有把他送到孤儿院去。

卢米这么想着的时候，那个奇怪的老公公，忽然对詹龙说：

“请问，你所说的那个累赘就是他吗？”老公公指着卢米说。

“是啊！”詹龙的反应很冷淡。

“你以为村公所会发给你补助费吗？要是不发给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要不给，我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去！”詹龙不客气地回答。

老人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可不可以把他租给我？”

“租给你？你租他做什么？”

詹龙说着，就靠近那老公公的桌子旁边去。

老公公面孔上浮着笑容说：

“我叫皮大斯，是走江湖的，带着狗和猴子到处走，靠它们献艺来糊口。我希望他能加入我的表演团体。”

詹龙开始和老公公讨价还价，由二十法郎升到四十法郎，但没有成功。詹龙只好把卢米带回了

家。

第二天，妈妈外出了，卢米突然觉得害怕，他偷偷跑到院子里。院子只有一坪大，卢米把它叫做“我的院子”。这里种了许多他从野外挖来的花草。紫丁香已萌芽，黄水仙的蓓蕾已绽开。

卢米正看着那些花草，突然身后传来詹龙的呼叫声：

“喂，到里面来！”

卢米走进屋子里一瞧，立刻呆住了。

站在面前的，不正是昨天在酒店里见过面的那位老公公吗？

老公公满面和气，挺有精神的样子，他笑眯眯地对卢米说：

“过来，孩子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！”

再会，老家

卢米一步一步地走向老公公，他突然明白了！

詹龙要把他卖给老公公，怕妈妈在家里会拦阻他，所以故意把妈妈打发出去，趁妈妈不在家时把老公公找了来。

啊，如果妈妈这时在家，那该有多好！

卢米知道即使向詹龙哀求，也没有用，所以，他急忙往地上一跪，颤抖着说：

“老公公，求求您别把我带走吧！求求您，老公公！”

这时，詹龙从旁边插嘴说：

“小鬼，你啰嗦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愿意跟老公公走，还是愿意到孤儿院去？”

“我要跟妈妈在一起！”

“什么？你这小鬼，我对你一客气，你又这个样子！走！再不走，我就揍你！”

詹龙一面说，一面抓住卢米的肩膀。

老公公慌张地拦住詹龙说：

“你松手，孩子想念妈妈，是人之常情，你可不能揍他呀！”

“你这老头子一说这种话，他就越不听你的话了！”

老公公没有回答，从口袋里掏出五个法郎的银币放在桌子上，对詹龙说：

“这钱是给你的！”说着，就转身对卢米说：

“小朋友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卢米。”詹龙一面收起钱来一面说。

“卢米，我们走吧！我绝不会揍小孩子的，你有

这些狗和猴子做伴，不会寂寞的。我们在全国各地跑一遍后，还会回到村子里来，到那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妈妈了。来吧，卢米，打起精神来！”

老公公这么说着，便一手搁在卢米的肩膀上，把他带到门外去了。

看样子，除了跟老公公走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！卢米觉得好像有一只强有力的手从他背后揪住了他的头发一样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卢米声嘶力竭地叫着。

可是，任凭他怎么嚷叫，也没有人回答他一声。

卢米眼中充满泪水，左顾右盼，期望有人来拯救他。但是，对面的牧场与田园，都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老头儿，再见！”

詹龙这么说完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现在，卢米已经绝望了！

卢米一面哭，一面由老公公牵着手走。老公公似乎懂得卢米的心情，脚步放得很慢。

他们走到了与邻村相邻的山坡上。每走一步，可爱的家园就变得越小。过去卢米时常到这儿来，所以，这儿的每一条路他都很熟悉。爬过蜿蜒的山坡路约一公里，就到了最后一个弯道，弯道一拐，

就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家园了。

现在，已经走到这个弯坡上，卢米擦了一下眼泪，向老公公恳求道：

“老公公，让我休息一会儿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要休息，就休息吧！”

老公公放开卢米的手，但是，他却叫了那只神气的白狗卡比过去，用眼睛暗示它好好看住卢米。卡比很听话，立刻蹲在卢米的跟前，以备卢米偷跑时，好扑过去拦阻他。

其实，卢米并无意要逃跑。他只是想多看看自己的家园，向它道别而已。

从坡上往下看，他的家园静静地站在一丛绿林中。虽然，相距很远，无法看得清楚，但他却看到过去自己时常当做木马骑着玩的那棵梨树，还有旁边那个绿色的小院子。

“啊！”卢米想，“以后即使黄水仙开了，我也看不到了！”

忽然，从屋顶上的烟囱里，冒起一缕黑烟，慢慢地飞向山坡这边来。卢米从那股烟味中，闻出去年秋天他和妈妈清扫屋后的树木时，积存下来的那些槲树叶的味道。亲爱的妈妈，当你回到家里发现我不在时，该会多么吃惊、多么难过啊！

这时候，忽然在通往家园的街道上，卢米看到